1. 战火烧向鄂西北

古老的中国有条江，它的名字叫长江。在长江中游、江水两岸，分布着一体相连的三座重镇，那便是汉口、汉阳、武昌。鸡鸣听三镇，三镇紧相连，构成九省通衢的大武汉。清朝末年，开始修筑铁路，从京城北京到汉口修筑了一条南北大干线，取名“京汉铁路”。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改北京为北平，于是这条铁路线也更名为“平汉铁路”。与汉口一江之隔的武昌，也有一条铁路南下通达华南重镇广州，是为“粤汉铁路”。黄金水道长江穿流而过，两条铁路沟通南北，武汉成了华中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

在武汉长江上游的北岸，有一条支流叫汉水，又称襄河。襄河以东、长江以北、平汉路以西的鄂北、豫南地区，是大平原。除鄂豫两省交界处横卧一条桐柏山脉，襄东有座海拔1000多米的大洪山以外，这里一马平川，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占领武汉之后，中国第五战区部队以一部兵力留置豫鄂皖边区担任敌后作战，主力则退至鄂中、鄂北及豫南地区，据守于沔阳、宜城间汉水两岸，东经大洪山外翼随县城亘信阳外围之线，与日军保持接触，不断袭扰日军，使武汉地区的日军不得安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39 年 4 月中旬，日军大本营开始把战争由长江中游推向汉水流域，发动对鄂北、鄂西的进攻，试图消灭中国第五战区主力，进而威逼四川。5 月 1 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十多万精兵，采取两翼包围和中央突破的战略，沿襄花公路(襄阳至花园)和京钟公路(京山至钟祥)进犯随县、枣阳地区。

第五战区主力和第一战区一部，以纵深阵地阻击、消耗日军，展开随枣会战。中国守军英勇顽强，奋勇杀敌。但日军正面进攻利用襄花公路沿线均为平原的有利地形，发挥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坦克开路，步兵随后冲锋。中国守军缺乏重武器，用血肉之躯，利用战壕和散兵坑，一寸土地一寸土地的死拼硬顶，甚至毫不畏惧地攀登到敌坦克上向坦克车内扔手榴弹。但是，血肉之躯终难抵挡敌人坦克、大炮的攻击，中国守军死伤累累，敌人坦克所到之处，战壕几被压平，守壕士兵大部牺牲。尾随坦克后面的日军步兵蜂拥而至，用轻重机枪密集扫射，中国守军正面阵地上的官兵，伤亡殆尽。5 月 7 日随县陷落。

沿京钟公路进攻的日军，也遇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日军占领钟祥之后，沿襄河东岸北犯，于 5 月 7 日占领枣阳。

两路日军对中国守军采取大包围之势，试图将第五战区主力消灭在桐柏山下的随枣之间。中国守军节节抵抗，逐次防御，发现日军的包围意图后，迅即撤出日军包围圈。随后调整部署，组织反攻。

5 月 18 日，日军全线撤退，中国守军尾随追击，19 日收复枣阳。除随县仍为日军占据之外，日军其余进攻部队均撤回平汉铁路沿线和鄂中地区，中国守军乘机扩大战果，恢复原来的阵线。中日双方重又回复随枣会战之前的态势。随后，中国守

军继续加强对日军的袭扰，以消耗疲惫日军。

1939 年冬，在最高统帅部的统一部署下，第五战区展开“冬季攻势”作战。许绍宗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和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挺进到襄河东岸大洪山地区,向钟祥、洋梓的日军发起攻击,虽然未击下钟祥、洋梓等日军据点,但袭扰疲惫了日军。

第五战区冬季攻势作战，给日军一定打击。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为了防止日军在武汉突出地区布防的第十一军再次遭到中国军队大规模的攻击，决定集中兵力向武汉西北的枣阳、唐河、新野地区实施攻击，企图击溃第五战区的主力部队，以解除武汉西北外围地区的威胁。

1940 年 4 月 10 日,日军大本营向侵华日军下达命令,令第十一军进攻枣阳、宜昌。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按照 2 月份制订的《会战指导方策》和 4 月份制订的《作战计划大纲》，进行具体的作战准备，并着手进行枣宜会战的部署。日军大本营还抽调一些部队增援第十一军，集中到园部和一郎手下的军队有 7 个师团、4 个旅团,总兵力近 10万人,投入到江北参加枣宜之战的部队也在 5 万兵力左右。日军计划枣宜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首先打击汉水以东、平汉路以西、新野和唐河以南枣阳地区的第五战区主力；第二阶段再由枣阳以西的襄阳、宜城和天门以西的沙洋镇一带渡过汉水,攻占南漳、远安、荆门、当阳、沙市、江陵、宜昌,以封锁川江出口,威胁四川。

5 月初，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指挥所属部队正式发动枣宜会战。日军兵分三路,向鄂北、豫南、鄂西进犯。右路日军由信阳、明港向桐柏山、唐河进犯；中路日军由随县

沿襄(阳)花(园)公路向襄阳进犯 左路日军由钟祥向枣阳进犯。日军企图以中路兵力吸引第五战区主力，左、右两翼采取包围之势，将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围歼于枣阳附近。其计何其毒也。

气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恶狠狠地扑向第五战区主力防区,鄂北、豫南、鄂西地区,狼烟四起,烽火连天 缓缓而流的汉水再次掀起恶浪，一望无际的黄土地再次被鲜血浸染，战争罪犯们再次向爱好和平的人民举起了屠刀，把战火烧向汉水流域……

第五战区，再次面临战争的洗礼。

2. 李宗仁调兵遣将

日军发动对鄂北、豫南地区新的进攻，中国最高统帅部于4月中旬便侦知敌军动向，立即展开反击准备，确定第五战区以主力守备汉水以东经大洪山、桐柏山，直至信阳以北的明港一线；另控制机动兵力于河南省的叶县与确山地区，准备于适当时机从正面和侧翼打击进犯之敌。日方部署攻击，中方部署防御,双方剑拔弩张 。枣宜会战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第五战区部队为枣宜会战中国守军的主力，第五战区防区为枣宜会战的主战场，第五战区受敌进攻首当其冲，遵照最高统帅部的部署，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时部署，调兵遣将，积极御敌。

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人,1891 年 8月 13

日出生于广西省临桂县西乡的一个自耕农家庭。幼时读书长进不大,便入广西陆军小学、陆军速成学堂“习武”,成绩出类拔萃。毕业后进入军界,他作战勇敢,将兵得法,率部披荆斩棘,南征北战,终成为新桂系首领。1926 年投入广东国民革命阵营,所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并率部参加了北伐,战功赫赫。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宗仁追随蒋介石“清共”,背叛了国民革命,随之卷入新军阀混战的漩涡,陷入内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在新军阀混战过程中,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桂系胜时即问鼎中原,败时则退守广西,多次与蒋介石较量,均以失败告终。但李宗仁生性倔犟,虽九死而不气馁,青山常留在,东山复再起,牢牢地控制住广西,与白崇禧等精诚团结,和衷共济,开发广西,建设广西,经营广西,把广西建成桂系势力进可以为基石,退可以为据点的堡垒。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桂系集团,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实力派。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李宗仁主张抵抗日本侵略,并乘机以抗日相号召进行反蒋。李宗仁提出了著名的“焦土抗战”说,即主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其听任敌人蚕食而亡国,毋宁奋起而全面抗战以图存”“焦土抗战论”曾产生一定影响,李宗仁成了著名的主战派将领。作为一员名将,李宗仁在沙场驰骋多年,金戈铁马,战功赫赫,但李宗仁并不以此为荣,国内战争,同室操戈,兵连祸结,生灵涂炭,他感到于国于民皆非益事。抗战爆发,对日作战,为民族而战,为国家而战,才真正算得上履行一个军人为国为民尽忠尽力的责任。李宗仁高喊抵抗日军侵略喊了多年,抗战爆发后,即被最高统帅部委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重任,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李宗仁决心恪尽职守，才能证明他主张抗日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也是实际行动上的。李宗仁接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就暗下决心，一定要用对日作战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他李宗仁是名符其实的主战派、抗日派。

李宗仁正式接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正值华北丢失、淞沪溃退、南京朝不保夕之际，最高统帅部和李宗仁本人都充分估计到日军一旦占领南京，必将南北夹击，相间用兵，抢占津浦线。第五战区的防区北至济南黄河南岸，南达浦口长江北岸，东自长江吴淞口向北延伸至黄河口的海岸线，包括山东及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重点是保卫津浦线。日军占领南京后攻击的目标是津浦线，第五战区首当其冲，是当时正面作战的主战场。第五战区防区辽阔，但兵力有限，而且大都是‘ 杂牌部队 ”,武器装配较差 ,战斗力较弱。李宗仁受命于危难之中 ,但他抗战决心大 ,精心部署 ,认真指挥 ,充分发挥所属部队抗战的积极性，并注重利用民心民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鲁南、皖东北、苏北战场 ,英勇顽强地抗击日军 ,取得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徐州会战坚持了 5 个多月，彻底粉碎了日军侵华速战速决的狂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也杀伤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还成功地组织了徐州突围，为抗战保存了实力。

随后，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部队参加武汉保卫战，其间因病到武汉治疗休养曾离开前线一个多月。当武汉会战最为紧张之际 ,他又重返前线 ,指挥部队作战。

武汉失守之后，李宗仁率第五战区部队退守鄂北、豫南和鄂西地区，继续坚持抗日，不断地袭扰日军。1939 年 5 月 ,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部队与日军在大洪山脚下，桐柏山之麓、汉水之滨进行浴血奋战，给进犯之敌以一定杀伤。随枣会战结束

后，日军大部退回原占领区，李宗仁遂指挥第五战区部队继续与日军保持接触，并发动了冬季攻势作战。

当时，在第五战区中，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为敌后游击区。李宗仁留派廖磊集团军以大别山为依托坚持在鄂豫皖边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廖磊病逝之后，由李品仙接任。平汉铁路以西、汉水两岸是第五战区主力防区，在豫南地区还控置有机动兵团，这一地区共有兵力 6 个集团军，21 个军，56 个师。最高统帅部侦知日军对枣宜地区进攻的部署之后，赋于第五战区的任务是：以确保宜昌、沙市地区，屏护中枢重庆门户为主，保持鄂北地区，巩固中枢外翼，并待机反攻武汉。李宗仁根据第五战区所承担的作战任务及战场形势，决定总体上采取守势作战，但要不失时机地侧击日军。李宗仁的具体部署如下：

（一）郭忏的江防军，辖萧之楚的第二十六军、周岳的第七十五军、李及兰的第九十四军、李延年的第二军，后又增加彭善的第十八军、宋肯堂的第三十二军等部，在荆门、沙市、宜昌一带布防。如果日军进攻宜昌、沙市，在沿江方面，江防军即依航线阻塞及江防设备封锁长江水道，以阻止日舰的活动。在汉（口）宜（昌）公路正面，如果日军强渡汉水西进，即乘日军半渡或立足未稳之际而击破日军；日军如大举进攻，即依既设阵地节节抵抗，逐次消耗日军，待日军深入至当阳附近攻势疲惫之后，全力与援军协同转为攻势，一举将日军压迫于沙市以北湖沼地带而歼灭之。战区机动兵团适时进击汉宜公路，与江防军协同作战。

（二）张自忠的三十三集团军和王缵绪的二十九集团军组成右翼兵团，由张自忠任总司令。右翼兵团担任高石牌、宜

城间汉水西岸及大洪山阵地的守备任务。三十三 集团军辖五十五军、五十九军、七 十七军 二 十九集团军辖四十四军、六十七军。

（三）由黄琪翔任中央兵团总司令，辖黄琪翔的第十一集团军、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因孙震有事请假回川，由黄琪翔暂兼第二十二集团军指挥之责。第十一集团军辖三十九军、八十四军；第二十二集团军辖四十一军和四十五军中央兵团担任大洪山东北翼经随县城西侧至桐柏山东南麓间的布防守备任务，如日军进攻鄂北地区时，要求中央兵团以大洪山、桐柏山为两翼依托，竭力阻止日军；如果日军突进，至枣阳附近时，则与增援部队协同，转为攻势，击破日军 万不得已时，退守襄樊及汉水、唐白河西岸之线待机反攻。战区机动兵团，适时进击枣阳附近与中央兵团协同作战。

（四）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为左翼兵团，辖三十军、六十八军。左翼兵团担任桐柏东南至信阳外围间的布防守备任务。

（五）李品仙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为大别山游击兵团，辖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游击兵团担任鄂东、皖中敌后作战，应在战役打响之后，向信阳以南的平汉铁路沿线进行牵制性攻击，以支援平汉路西正面战场的作战。

（六）战区直辖部队为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辖第二十九军、第十三军、第八十五军、第九十二军、骑二军等部。除骑二军驻屯于黄泛区以南周家口、阜阳一带担任警戒外，其余第三十一集团军和九十二军作为战区机动兵团，驻屯于南阳东北地区，准备协助襄花公路方面之作战。

（七）主战场如果在长江北岸汉水以西地区，江防军为作战主力，右翼、中央、左翼各兵团，应全力出击，以策应江防军

作战；主战场如果在汉水以东鄂北地区时，中央兵团为作战主力，江防军及右翼左翼兵团，应各以有力部队出击，以策应中央兵团之作战。

（八）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鄂西北老河口。

李宗仁部署就绪，各部奉命立即行动，积极准备御敌。

3. 豫南战斗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是只狡猾的老狐狸，由于他手头上用于进攻枣宜地区的兵力不足，他便在长江以南地区佯攻，拉开要向江南中国守军大打出手的架势，试图借以迷惑中国守军，然后暗渡陈仓，在长江以北和平汉路以西地区秘密集结军队，发起突然袭击，打中国第五战区部队一个措手不及，以收奇袭之效。孰不知中国统帅部和第五战区早就看出了园部的狐狸尾巴，已调整部署，认真准备，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痛击进犯之敌。

日军的进攻准备基本就绪之后，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正式向部队下达了 5 月 1 日开始进攻的命令，28 日园部将指挥所移设应山。5 月 1 日，日军正式发动了“襄东进击战”，中国守军奋起反抗，“枣宜会战”的战幕全面拉开。日军第一阶段的进攻，由“北方兵团”和“南方兵团”分别展开攻势。

日军北方兵团的进攻，分为 3 路。右路日军进攻驻防河南确山、竹沟地区的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左翼兵团总司令、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所属的刘汝明第六十八军等部；中

路日军进攻驻防明港、平昌关、小林店等地的第二集团军的池峰城第三十军等部；左路日军，沿襄花公路及公路两侧向西进犯，进攻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所属第八十四军等部。日军南方兵团沿京钟公路向北、向西进犯，向大洪山方向攻击，进攻中国守军右翼兵团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各部。

5 月 1 日日军发动攻击之后，由山胁正隆指挥的敌第三师团,在空军配合下,从信阳以北分两路进攻,在长台关、游河地区与中国守军发生激战。中国守军是第二集团军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刘汝明是原西北军冯玉祥的老部下，参加过徐州会战，徐州突围时属殿后部队，仗打的很艰苦。随即又参加了武汉会战守卫大别山北麓的战斗，武汉会战结束后，退守豫南，防守信阳以北平汉铁路两侧地区。刘汝明六十八军有一定战斗力，但属地方杂牌部队，武器装备较差，而且部队减员之后补充方面远远不如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这样一来，刘汝明在作战中就有意无意的有了保存实力的想法。当日军沿平汉路向北进攻时，刘汝明督部抵抗，在长台关、游河防线与日军发生激战，战况激烈，双方都有很大伤亡，但刘部武器装备劣于日军。日军又有飞机配合作战，刘部阵地多处被日军突破，渐呈不支之势，刘汝明不得不下令部队后撤，日军遂乘机突破刘汝明军的防线，长驱直入，大肆进犯。日军当日即占领了明港、狮子桥、小林店地区。并继续向西推进,5 日占领了泌阳。

中国最高统帅部急令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由河南省叶县附近地区南下，到泌阳以北地区，对向西挺进、攻势猛烈的敌第三师团作侧面攻击。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汤部是甲种军整编部队，部队足员，装备比较精良，有较强的战斗力，

对日军有一定威慑力。但汤恩伯为人骄横，刚愎自用，蒋介石之外的将领很难驾驭这匹烈马。抗战爆发之后，汤恩伯率部转战华北战场和华东战场，在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中，所部隶属于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应当说汤部也打了一些硬仗，尤其在台儿庄大战中，立有战功。但对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总是不太顺从，他每一行动都直接电告蒋介石，却很少向李宗仁报告情况，对李宗仁的指令，也要请示蒋介石准许之后再执行。有时对李宗仁的指令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与李宗仁的关系不甚融洽。武汉会战之后，汤恩伯部退守鄂北、豫南地区，直属最高统帅部，在攻势作战和随枣会战、枣宜会战中配合第五战区作战，有时隶属于第五战区作战，但一直是作为统帅部的机动兵团使用的。

汤恩伯部奉命进入泌阳以北地区之后，为日本侵略军第十一军所侦知，园部和一郎急令山脇正隆率第三师团全速攻击前进，迅速占领泌阳以西唐河。兵员充足的汤恩伯集团军，对日军有一定威慑力，敌第三师团师团长山脇正隆没有执行园部和一郎的命令迅即向西挺进，他认为与汤恩伯集团军作战，必须慎重，应先作好充分准备。因而他命令所部在泌阳暂驻，加强侦察和作战准备；同时对沿途各点的部队，作了相对集中，构筑防御工事，对汤恩伯部可能发动的攻势作顽抗的准备。

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部队在泌阳地区与敌第三师团先头部队接触，并发生激战，取得小胜。汤恩伯小试牛刀，初战告捷，却没有乘胜扩大战果，在泌阳至明港之间的马谷田、黄岗、毛集、邢集一线与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协同作战，侧击日军，袭击日军已经拉长的后方战线，或切断日军退路，或吸引日军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线进攻兵力，打乱日军部署。如果这么打的话，北线中国守军就能把握战局发展的主动权，给进攻的日军造成被动，甚至可以围歼孤军深入之敌。但是，骄横自负的汤恩伯没有加强与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联系，初战小胜之后，便原地集结，立足于自保，根本就没有扩大战果、主动攻击的打算。使良好战机失之交臂,甚为可惜。

日军第三师团师团长山脇正隆在泌阳集结、观望两日，看出了汤恩伯不思进取的破绽，觉得汤部原地踏步对日军第三师团根本就构不成威胁，便于 5 月 7 日早晨指挥所部继续西进。日军与防守唐河的第二集团军部队发生激战，第二集团军部队拼死抵抗，虽给日军一定杀伤，终未能挡住日军攻势。日军突破中国守军防线，占领了唐河镇，随即向唐河西南地区推进,当晚到达黑龙镇、郭滩、施庵一线。8 日,日军第三师团主力推进到新野，与从南路沿汉水东岸北进的第十三师团骑兵部队及从中路由随县经厉山、净明铺、兴隆、枣阳进攻过来的第三十九师团主力在这一地区会师。

与此同时，隶属于日军第三师团的石本贞直支队，由信阳出发，向信阳西北进攻，沿桐柏山北麓攻击前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池峰城第三十军在这一线设防，与进攻之敌发生激烈战斗。池峰城是台儿庄大战的名将，台儿庄战役时，池峰城是守卫台儿庄的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下令拆掉台儿庄运河渡桥，背水一战，以誓与台儿庄共存亡的英勇气慨和顽强精神，率部拼死抵抗日军的进攻，与敌展开逐巷逐屋血战，台儿庄城虽丢失四分之三仍坚守不退，并多次组织敢死队袭击突入到城内的日军，终于坚持到最后关键时刻，为夺取台儿庄大捷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池峰城也

成了哄动一时的抗日名将，民族英雄。武汉会战以后，孙连仲第二集团军退守豫南地区，池峰城升任第三十军军长。为防御日军对鄂北、豫南的进攻，池峰城部奉命在平汉路西、桐柏山北麓地区布防。

日军石本贞直部由信阳向西北进攻的路线直指池峰城第三十军防区，池峰城督率各部与日军激战，在南湾、游河、吴店、小林店等地，战斗呈白热化状态，双方都有伤亡。但由于池峰城部守军分散设防，被动防御，而日军主动攻击，武器装备又好，因此池峰城部虽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第三十军防线被日军攻破。日军长驱直入，5月 5 日占领了桐柏县城，7 日占领了平氏。该路日军占领平氏后，与北面唐河一带的第三师团主力、枣阳方面的第三十九师团取得了联系。

豫南战斗，以日军步步推进、中国守军节节退守而告终。

4. 鄂北烽火

1940 年 5 月 1 日，日军正式发起向第五战区正面的进攻，自鄂中汉水沿岸，大洪山外翼至鄂北随县、豫南信阳外围之线，全面进入作战状态。日军攻击的重心，仍为枣阳地区。襄河以东的鄂北地区，烽火迭起，战斗如火如荼，异常激烈。

日军发起进攻前，在鄂中钟祥以下的汉水东岸，准备了大量渡河器材佯作渡河攻击的姿态，以牵制中国江防军及右翼兵团在汉水西岸的部队。其主力则由襄花公路及由钟祥向北

分两路推进，向枣阳地区展开钳形攻势。沿襄花公路，是日军主攻方向。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及第六师团的第十一旅团，在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村上启作的指挥下，配属 200 多辆战车,由随县、应山沿襄花公路向西北猛扑。

布防襄花公路一线的是第五战区中央兵团，总司令黄琪翔深受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器重。黄琪翔以第十一集团军为守备主力，把第八十四军的 3 个师布防在襄花公路正面，在随枣间襄花公路两侧作纵深防御配备；把第三十九军摆在第八十四军的后右侧，作为第十一集团军的预备部队。第二十二集团军虽然配属中央兵团，但在襄阳、樊城一带，作为战区总预备队使用。第十一集团军的右翼，是第二十九集团军，布防区域以大洪山为基地，守备汉水以东、钟祥以北地区。第十一集团军的右后方是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守备汉水以西沙市、荆门一带。第十一集团军左翼是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守备桐柏山北线地区。

第十一集团军原是广西军队，是李宗仁一手编练起来的队伍。抗战爆发后广西部队出桂抗战，特别能战斗，屡屡建立战功。第五战区划定后，因为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所以广西军队陆续从淞沪战场调拨到第五战区归李宗仁指挥。当时广西部队编为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武汉会战结束后，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留在平汉路以东依托大别山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廖磊任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所辖部队进行了调整，第三十一军调属第十六集团军，划归第四战区；徐州会战后期组建出桂抗日的第八

十四军归第十一集团军指挥。第八十四军军长由夏威担任，随即由原第三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一三一师师长的覃连芳接任。1939 年 10 月，廖磊病逝，李宗仁为了让广西部队仍为广西将领所指挥，不致使广西部队涣散，向最高统帅蒋介石建议，由李品仙接替廖磊的职务，李品仙所遗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之职由另一新桂系将领夏威接任。蒋介石考虑到由桂系将领指挥广西军队更为灵便，利于作战，同意了李宗仁的建议。旋即，改任黄琪翔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随后夏威出任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调离第五战区。

黄琪翔(1898—1970),字御行,广东梅县人。早年先后就读于广州陆军小学、湖北第三陆军中学、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北洋军中供职，后抗身于国民大革命行列，参加了北伐战争，建有战功。北伐战争后期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大革命失败后，在汪精卫策动下，他曾追随张发奎发动了反蒋的广州事变。抗战爆发后,愿赴国难,效力沙场,于 1937 年 10 月出任朱绍良为总司令的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旋即改任张发奎为总司令的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1938 年 2 月改任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按派系划分，黄琪翔属于粤系汪派，但他并不愿追随汪精卫降日，仍属抗日派将领。黄琪翔虽然不属新桂系将领，但两广向来相近，大多数时候尤其联手反蒋时，实乃两位一体，密不可分。李宗仁与黄琪翔交谊不薄，而且北伐战争之始黄琪翔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的团长时，带兵作战十分勇猛,屡建战功,声誉颇佳。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李宗仁欲借他山之石为我所用,启用‘将才难得’的黄琪翔,既笼络了部分粤系势力，尤其利于从汪精卫旧营垒中分化出一批“抗战派”来，又得到统领广西军的将才，增加桂系实力，而且举荐属于

粤系的黄氏，又可避“垒山头”之嫌，减少蒋介石的一些猜忌，真乃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1939年11月26日军委会正式任命黄琪翔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之后，黄便立即赴任视事，指挥所部参加了冬季攻势作战。1940年4月,为部署抗击日军对枣宜地区的进攻,统帅部向第五战区增兵，第五战区制订作战计划，调整兵力，第十一集团军除仍辖原广西军第八十四军之外，还辖新从第一战区调入的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第八十四军既是第十一集团军的老底子，又是广西军，因此为第十一集团军的基干部队。1939年6月随枣会战结束后，即由莫树杰接替覃连芳任第八十四军军长。枣宜会战尚未打响，第五战区积极备战，第十一集团军为中央兵团的主力，第八十四军则为第十一集团军的主力。

莫树杰领受任务之后，按照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和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的部署和指示，对第八十四军的防务作了如下部署：以第一七四、第一八九师为第一线部队，面对随县、应山方面的敌军进行防御；以第一七三师为总预备队，控置在第二线；第八十四军司令部及军直属部队驻唐县镇附近的夏家湾。

第一八九师师长凌压西率谢振东第五六五团、王佐民第五六六团、周天柱第五六七团、白勉初补充团,占领高城、大竹山至滚山之线，为左翼地区守备队，师部及师直属部队位于杜家湾附近。

第一七四师师长张光玮率苏武扬第五二一团、周敬初第五二二团、陆龙第五二〇团、秦汉补充团,占领滚山至两水沟之线，为右翼地区守备队，师部及师直属部队位于厉山附近。

第一七三师师长钟毅率凌云上第五一七团、李俊雄第五一八团、伍文湘第五一九团，占领净明铺附近的乔家水寨一带。

各部受命进入阵地后，积极构筑工事，加强防御战备。

5 月 1 日，日军发动进攻，八十四军阵地首当其冲。第八十四军算得上久经沙场的部队了，曾多次与日军交锋，已经了解日军的基本战法，尤其 1939 年 5 月的随枣会战，曾在襄花公路沿线阻击日军，获得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枣宜会战打响后，日军沿襄花公路的进攻，简直就是随枣会战的再版。还是这段阻击阵地，还是昔日的老对手，日军还是使用飞机大炮轰炸、坦克开路、步兵冲锋的故伎发动进攻。第八十四军借鉴过去的作战经验，针对敌军的战法进行阻击。在构筑工事时，就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在阵地工事前沿，堆积黄土作伪装工事，借以吸引敌军的炮弹。利用一些小土丘，挖成前后参差不齐的散兵坑，泥坑后面死角之处，构筑能容一班士兵的掩蔽部，并与散兵坑互相联络，以便散兵坑中的士兵轮换更替休息。每个小土丘的两侧，构筑轻机枪掩体各一个，并使其射线在阵地前面构成十字火网。日军发动进攻之后，果然是先用飞机对八十四军阵地狂轰滥炸，继用大炮猛烈轰击。日军还升空一只大型气球，在高空观察中国守军阵地情况，为其飞机、大炮指示轰炸目标。八十四军第一七四师和一八九师正面阵地被敌炮连续轰击两个多小时。由于守军阵地工事构筑得比较巧妙，日军第一番轰炸、射击的炸弹和炮弹，大部分落在伪装工事上。散兵坑内的中国守军官兵，乘敌轰击伪装工事之机，人人动手在坑底挖一斜洞藏身，躲避敌人炮火。因此日军虽然连续轰击 2 个多小时，但中国守军伤亡不大。日军以为经过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